

一本记录着北大荒画派开拓者与灵魂人物之一的张祯麒先生近一甲子人生的《张祯麒日记》，日前付梓出版。当我从孔子旧书网发现这本书时，感到分外惊喜。

这是一部传记式日记，它犹如一部结构完整的命运交响曲，以文字、水墨及历史的年轮勾勒了艺术家的心灵底色和那个时代的影像。它像一个私密的窗口，让观者静静地感受作者真实的呼吸，还原版画世界所承载的个人生命的轨迹。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该书作者张祯麒先生。

新鲜感受可维持创作激情

海南日报记者：您是如何开始版画创作的？您出版《日记》的初衷？

张祯麒：最早是在南海舰队政治部美术组做教员的时候，我在完成美术班教学任务之余，抽空刻起了版画。当时美术组三个军官都是搞木刻的，组长柯华是很有才华的青年人。我当时创作的《下棋》《比赛》《船坞一角》等作品，大多都发表在刊物上，《船坞一角》还参加了全国美展。

从青年时代起，我就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现年事已高，整理出版《日记》，是对个人生活轨迹和艺术创作历程的回顾，它是北大荒版画流派的一手资料，同时也是我的艺术观点和作品的完整呈现。

海南日报记者：您之前曾说，常常要求自己用感叹号来对待生活。这个“感叹号”如何解读？

张祯麒：简单地说，就是对生活保持敏感和热情，生活中丰富个性化的美需要艺术家敏锐的感官和心灵去捕捉。这些感叹号，保存着视觉和听觉活动中新颖活泼的第一印象，它随时能拨动艺术想象的琴弦。比如小兴安岭挺拔魁梧高洁的樟子松、呼伦贝尔牧民的憨厚善良热情、北大荒豪壮的生产劳动场面等，这些新鲜的感受都让我维持了饱和的创作激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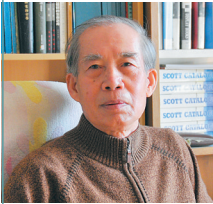
海南日报记者：您的人生经历很丰富，从海南到北大荒，无论从地理还是人的心理上都是一个极大的跨度，尤其在那个交通和信息都不是特别发达的年代，说说您当时的经历和心理感受？

张祯麒：最初是苦涩的。我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参军的海军，从青岛海军预科总队学习毕业后调入海军第一舰队，后来受一些运动的牵连，1958年从前途光明的部队美术组成员复员为北大荒农工，跌落至“无颜见江东父老”的人生低谷。北大荒的岁月充满艰辛与血泪，但那个时代环境中人们昂扬的理想主义观念仍未泯灭，北国荒野大自然四季变幻莫测壮阔宏丽，对于我这个郁郁寡欢的南蛮，有着强大的冲击力。它们似乎打开了我宿命论的心扉，令我既痛苦又激奋。可以说是艺术拯救了我，我



《渔烟》

张祯麒作



『北大荒版画』先驱、画家张祯麒：

版画语言新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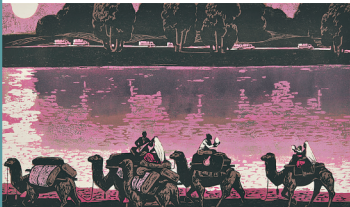
文海南日报记者 杨道

■ 画家档案

张祯麒，1934年生于海南海口市。著名版画家，“北大荒版画”先驱、开创者之一。中国版画家协会理事，黑龙江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黑龙江省版画院副院长。作品参加历届中国大型美术展和版画展，并多次获奖。作品《牧归》等14幅作品为中国美术馆收藏。出版有《张祯麒版画集》、《艺术与生活》等。



《打麦场上》 张祯麒 作



《塔里木河暮歌》 张祯麒 作



《蜻蜓》 张祯麒 作



《银辉》 张祯麒 作

工余创作的素描和版画作品经常发表在《农垦报》和《北大荒文艺》上，主持《北大荒画报》的张作良看到后，招我致麾下，北大荒版画在北京展览一举成名，后来画报社成员调入黑龙江美协，我成为了一名专业画家。

非洲系列：版画语言新探索

海南日报记者：作为北大荒版画的奠基人之一，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北大荒版画的特点？

张祯麒：北大荒版画是新中国版画繁荣期三大版画流派之一，它改变了我国木刻以黑白为主要色彩的艺术表现手法，更多地使用色彩为主要造型手段，增强了版画艺术感染力，以北大荒自然风光和劳动生活作为题材，构图宏大开阔，风格粗犷艳丽，在当年作为一种全新的艺术流派，不但带动了我国版画艺术的发展，对油画等其他画种也有一定影响。

海南日报：您的版画创作被分为五大系列：海南系列、北大荒系列、新疆系列、内蒙古系列和非洲系列，能否说说您这五大系列作品的特点？它们之间的异同？您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去把握这其中的变化的？

张祯麒：这种划分主要是根据题材的地域性来的，前四种受制于时代的局限性，基本停留在写实的现实主义风格，但很大一部分作品是既有古典风范又有浪漫主义气息的，并非如早期作品一样镜子式地反映生活，画面里蕴含的诗意和境界需要观众自己去解读。非洲系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对版画本体语言和形式的新探索，更简洁凝练，更富于形式美和装饰效果。我有一个观点，真正的天才艺术家不应该受制于固有的风格和形式，而是会根据不同的题材，根据要表达的效果，采取不同的艺术手段，自然形成作品的风格。

海南日报记者：在非洲系列中，女性的美几乎达到了极致。在创作过程中，您是如何去挖掘她们这种内在精神的？

张祯麒：初踏非洲大地，疯狂的非洲舞蹈、艳丽夺目的妇女服装、震撼灵府的面具都令我耳目一新，尤其是诡谲又具有原始气息的木雕铜雕，更是摄人心魄。上世纪八十年代，艺术桎梏

的坚冰开始消融，我开始尝试用新的艺术语言展现新的审美内容。我对人物做了夸张变形，使人物形象扎实、饱满和优美，有雕塑般的形体感，简洁概括的造型更好突出物象内在的神韵和气质。符合东方人审美情趣的传统水印技法，柔和空灵调和了强烈的色彩对比，画面有一种不同于传统水印过于平和淡雅、又不同于套色油印过于强烈艳丽的新的韵味。简洁的形象摆脱繁杂，更能突出意象和抒发感情。

曾亲自指导海南美术青年

海南日报记者：在几十年的学习和创作版画过程中，有无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人？

张祯麒：在海口上国基小学（九小）时，老师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一个教语文的周老师和教美术的邝老师，这两人都是共产党地下学联的成员，两位老师常给我和同伴好友陈玉光灌输进步思想，在邝老师家我看到柯勒维支版画选，非常喜欢，我和玉光就尝试刻起木刻。没有木板我们就用海南人穿木鞋的木板，用砂纸打磨光滑后就画好刻起来。没有印画纸就用父亲店里的包装纸来拓印，我除仿刻柯勒维支的画外还刻过高尔基、歌德，把荷兰画家哈尔斯的油画改成木刻。高尔基像还发表在当时的《国民日报》上，从那时起，我开始对绘画着了迷。

后来在黑龙江，北大荒画报社汇集了很多人才，形成了一个国画、油画、版画的创作集体，大家一起生活劳动，一起创作，互相滋补，取长补短，得以扩大自己的艺术视野，提高造型水平和艺术表达能力。早期对苏联的版画有一些借鉴，但就如当时从国际版画展归来的华君武说的，北大荒版画已经超越了苏联版画。

海南日报记者：您的版画创作如今已经达到了很高的高度，能否谈谈您对海南版画的了解，给年轻的画家们一些建议和寄语？

张祯麒：每次返乡探亲时，我会抽出时间指导一些刻苦自学的美术青年。一九六二年底，我回海口探亲，与很多海口画界的朋友见面交流，记得有邝海星老师、吴礼泉、吴多廉等人。在家里搞新疆题材的创作时，王家儒、吴多廉、邓子敬邓子芳两兄弟等人都曾到家里拜访、观看创作过程，其中邓子敬走上了版画创作之路，颇有建树。海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涌现出一大批业余版画作者，本地美术成果丰硕。近年来，我信息闭塞，与海南美术界交流比较少。

年轻艺术家有激情和冲击力，能接触到的艺术信息和艺术流派比我们这代人要多，他们全方位吸收滋养艺术养分，可以在艺术道路上走得更远更久。现在年轻人更有个性，敢于自由的表达，祝福他们能说自己的话，把自己的话说得精彩。■